

自由与爱情

〔目〕

狮子文六

林少华

张洁梅译

自由与爱情

吉林人民出版社

《狮子文六全集·自由学校》

东京朝日新闻社1968年

自由与爱情

〔日〕狮子文六

林少华 张洁梅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875印张 插页2 233,000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720册

统一书号：10091·1080 定价：2.10元

目 录

一 娇妻怒吼·····	1	十 乱世百态·····	170
二 “五笑会”员·····	19	十一 地下人踪·····	195
三 夏日花开·····	41	十二 家中信息·····	213
四 情海来风·····	58	十三 莽汉夜袭·····	231
五 洋味香鱼·····	74	十四 话不投机·····	244
六 倒霉之日·····	91	十五 女人之间·····	261
七 寻觅自由·····	111	十六 河谷风波·····	274
八 皈依此道·····	140	十七 铁笼内外·····	298
九 都市河谷·····	153	十八 皆大欢喜·····	325

一、娇妻怒吼

“咔嚓咔嚓……。”男人大概生来就听不得缝纫机声响，一听就心烦意乱。尤其讨厌的是，它似乎比乐器还能淋漓尽致地抒发使用者的情绪。

瞧妻子那双怒不可遏的脚，倘若踏动的是钢琴踏板，说不定会奏出一首石破天惊的千古绝唱。女性的自我觉醒，绝非自战后始，而是与缝纫机降临到日本每个家庭的同时萌发的——此种看法绝非无稽之谈。反正事实是，在那妻子守着针线簪安然穿针引线的岁月里，家庭远比眼下风平浪静得多。

“喂，不上班能行吗？”

如此喧嚣的噪音之中，又一声突兀而起，其音量之一鸣惊人，音质之尖厉刺耳，由此可见。年龄方交或未交三十的妻子驹子，身穿白地帶黑色条纹的无袖便服长裙，打一双赤脚踏着缝纫机。这是情绪高昂的标志，而并非刻意做如此打扮。其实，丈夫倒希望她多少零乱拖沓一些，但她却偏偏事无巨细，全部井井有条，无懈可击，可谓世所罕见。她确乎是位一切都恰到好处的女子：身材不瘦不胖，不高不矮，绝无半两多余的脂肪和分毫无用的长度。脑袋不大不小，上肢

满头秀发，高高挽起，丰厚而不冗繁。至于面——何大得失调的用具。那炯炯发光的眼神虽说有些咄咄而微微翘起的鼻头却分外惹人怜爱。尽管嘴角线

条近乎男性，皮肤颜色褐如饼干，却具有免受同性嫉妒的妙用，终不失为典型的美人。总之，那是一张一切设计得法的面孔。若非要吹毛求疵，唯有两眼下边几颗零星雀斑可算白璧微瑕。

脑筋的运转也有条不紊：

“十一点过七分啦！”

她目不斜视，一边脚踩缝纫机，一边分秒不差地报出身后果箱上座钟所指时间。书箱里从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到战后方介绍进来的美国作品，原著、译本满满挤在一起。这全都是驹子的私人藏书，与丈夫毫不相干。然而当丈夫在家时她决不潜心读书，总是开动缝纫机，为人做些童装来补贴家庭开支，同时以这种噪音催促丈夫快快离家上班。这业已成了她日常习惯。

两人的住处甚是简陋，只有两间厢房，几乎同仓库无异。在那由于日晒雨淋而旁檐翘起的外廊下面，丈夫南村五百助长拖拖地摊开庞大身躯，大晒其太阳。时届五月末，即使不晒太阳，也觉浑身汗涌，且五百助又身穿衣边早已磨破的厚棉布睡衣，本该热不可耐，然而他却无动于衷，毫无痛苦神色。想必这人神经已经迟钝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全然无意革除这始自严冬的旧习。妻子喊他叫他，他都哑言无声，估计也是出于神经迟钝之因。

缝纫机声嘎然而止。

“你是不是睡过去了？”

“哪里……”声音仿佛是从枯井深处发出

“没睡就快应个声！”

“我听见了。”

“十一点都过了，还不快走！”

“噢，知道。”

“知道知道，那就快收拾一下出门去呀！”

“嗯。”

五百助口里答应着，身体依然纹丝不动，十足一副麻木不仁的神态。他身体大得无与伦比，往那里一趴，裸露的脖颈简直就是根粗大的松树桩。穿旧的棉布睡衣早已变成灰色，由肩膀而臀，勾勒出他身上那大起大落的粗犷线条，竟同鸟取海岸的砂丘毫无二致。全然不象是人的躯体，而使人联想到自然界的一部分，毋宁说只能让人认为是横卧的某一自然物体。正象大自然本身是麻木不仁的一样，他也一丝一毫的动态反应。

“你呀，懒病又发作了！”

缝纫机再次启动，声声怪叫随之响起。

“你这个人，可真能沉得住气！你以大块头算逞英雄成？简直滑稽透了！傻瓜才这副德性呢！”

“是啊！”

五百助梦呓般地应了一声。要是再不出声，那愈发絮絮不止，只好敷衍一下。而心里却忿忿地嘀咕道：这小东西越来越出言不逊了！战前那阵子本不是这等货色，毕竟时过境迁啰！

“就是嘛，纯粹是傻瓜德性，天底下再没有比这更愚顽低劣的勾当了！象个气球炸弹似的，一点儿不能自控，典型的东洋情性！可本人还居然以此……”

至此，五百助再不想听下去。他只是一味倾听缝纫机的噪音，心安理得地忍受着日光浴火辣辣的折磨。

这两人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即战争开始前大约二十天结为终生伴侣的。当时，尽管世道已江河日下，经济捉襟见肘，但在帝国饭店举行的婚礼宴会上，香槟依然觥筹交错，甚至有水果端上待客。五百助降生的南村家族，还拥有足以如此大操大办的社会势力。虽然当时五百助那身为“满洲”交通公司副总裁的父亲业已命归泉路，但其家族在公司股票、贤良生母、以及亡父余党的支撑之下，全无大厦将倾之势。对于五百助，背后称其为白日霓虹灯者有之，称为不动座钟者有之，而对南村家的将来，却没有人疑虑不安。

一场沧桑巨变，迫使两人在距中央铁路干线武藏间车站，二十五分钟的偏僻地段，租了一户农家的两间厢房，过了好不凄凉的独立生活。无须说，这是战争所使然，其且容待后

“喂、喂、喂，你懒得也够可以了，是不是该走了？”

驹子声音在耳畔响起。如此离开缝纫机，直向身边逼来，可有不甘的僵架。

但见驹子伸出右手来，一把抓在五百助的睡衣上。不料，他那是有二十二贯之重的庞然大体竟象猫被人抓一般，倏忽间飘然直起，委实不可思议。看来物理支配物理的现象，在家庭里绝非罕见。

“快，上班去！”声音冷静如初。

五百助一边眯着眼睛，一边盘腿坐稳。明晃晃的阳光不偏不倚地正照在他脸上，长相也非比寻常。

除非日莲上人或西乡隆盛等盖世英雄轮回转世，否则很难碰到这样一副面孔：眉毛如同对头并卧的黑色毛虫，鼻子恰似下窄上宽的长形面包，一双眼睛宛似光芒直射的两个电筒，嘴唇厚得活象两枚汉堡牛肉饼。而那张大脸除安置这一应什物之外，面积仍然绰绰有余，使人联想到棒球场外野地。然而这如此硕大无比的头部，不仅丝毫没有福助偶人那种摇摇欲坠之感，反而显得象铁瓶盖那般小巧玲珑。这是什么缘故呢？它高至五尺八寸的身架以及重达二十二贯的肉体比例固然不考虑，但其原因似乎不止于此。

一言以蔽之，那分明是一副非伟人莫属的堂堂相貌。日莲上人的木像和西乡隆盛的铜像，其头部也都相形见绌。问题不仅仅是头部，在南村五百助的血肉之躯面前，任何人都不禁望而生畏，自惭形秽。而只有其妻驹子、去世的母亲秋乃等骨肉至亲，才对他那庞然大物里边包蕴的货色了如指掌，而感到不胜凄然。那巨大的躯壳里并无相应巨大的内涵，甚至没有任何微小之物。准确说来，其实是空无一物。

他从学习院进入京大，毕业后东游西逛好长一段时间。结婚那年，亡父生前的部下给他在东京通讯社找了一桩事做。起始，通讯社似也不晓得如何安置他这位庞然大物。最先分配他去的是体育部。一则因为当时体育部最为清闲自在，二则大概以为猩猩惜猩猩，肉体发达之人当最为了解自己的同类。

岂不知，五百助自幼厌恶体育，未曾染指任何体育项目，浑身找不出一个体育细胞。说来难以置信，他那种年纪居然对棒球则一无所知。至于剑术和橄榄球，更是望而怯

步。他不喜欢这种非争个你死我活的野蛮行径。

就是说，他最为深痛恶绝的就是与人相争。本来，以他这等空前绝后的巨人之躯，当不愁没有拔山之力，然而自降生以来从未曾以武力与人相见。甚至不晓得打架为何物。这固然因为人人对他的巨体退避三舍，同时也与他从不招惹是非有关。

他虽然自忖不是当体育记者的材料，却又不愿自我表白。结果头一次跟老记者采访第七次日本体育运动会，就出尽人间洋相，贻笑大方。

进行五千米竞走项目的的时间里，他看得百无聊赖，便去运动场外侧的厕所，在里边蹲个没完没了。当然也许由于有些困意的关系。当他估计竞走已经完毕而起身外出之时，不知什么缘故，门竟然无法推开。按理，凭他的力气，只消用身体一撞，一扇厕所小门定然土崩瓦解。可惜他并非这种敢做敢为的汉子。于是便平心静气地等待隔壁厕所有人进来。好歹如愿以偿之后，他隔墙招呼说：

“对不起，劳你给丸之内的东京通讯社挂个电话好吗？就说社里有个人关在这儿出不去门了……”

对方大概是个单纯善良的中学生，一口答应了他这愚不可及的委托。东京通讯社接到电话，想道：派了两名记者去还有这种电话打回来，十有八九是发生了意外事件。便打发一名魁伟彪悍的职员驾驶一辆插有社旗的专车，一路风驰电掣而来，结果给弄得目瞪口呆。

自此以后，五百助一举成了社会无人不知的名人。并被从体育部调到几乎无所事事的通讯研究室，再未动过一次。

假如介绍他入社的不是社里的头面人物，恐怕早给扫地出门了。

他不仅仅不适合在体育部，而且压根儿就不具备资格担任凡事需要灵敏机对的任何记者。如此说来，莫非适合当公务人员、商人、军人、律师之中的哪一种不成？却又一想就觉得样样都无能为为力。想来想去，他能胜任的职业，恐怕只有寺院和尚。但和尚也有大小之别，而需各司其职，于他也勉为其难，除非身为一山主持。总之，他只能从事那种光吃不做的职业。可如此尽如人意的职业天底下是不可能有的。也就是说，他是个与“职业”二字无缘之人。

五百助生于长于富贵之家，婚前有驰名遐迩的良母百般照料，婚后有举世无双的贤妻驹子包揽一切，如此活至今日。驹子毕业于女子大学英文专业，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除给附近农村一些未经战火的青年女子教几句英语之外，还到同美国驻军有关的部门搞一点翻译。与此同时，针织也好，加工首饰也好，缝制西装也好，刚刚还“隆隆”作响的缝纫机操作也好，凡能立即兑换钞票的技能，她无不得心应手。除此之外，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家政安排，也都是一把好手，足以使一般主妇望尘莫及。

话又说回来，驹子也不是一生下来便是这般女子。她也呼吸过所谓上流社会的空气。少女时代，父亲因一桩贪污案而身败名裂，此是第一幕悲剧；继而同五百助结婚后即遭逢南村家道中落，眼前又一片漆黑。这两次人生苦水的吞咽结果，把她造就成……不比须眉的女流。

“茫茫忧愁复忧愁，养精蓄锐气未休”①——假如作者是幕府末期的志士，这首诗也该老掉牙了。然而就其发挥人的最大可能性这点来说，却表达了战后曾一度自杀成风的青年人的心境。

南村驹子也不例外。越是身处逆境，越能将身上奋发上进的素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大概出于一种志气，或是其生就的气质和体质所致。每一近其身旁，就会感到热气灼人。不知那是奔突的热血，还是跳跃的灵魂。反正她是个终年燃烧不止的火炉般的女士。“争强好胜”这句话，用在她身上确实份量太轻了。

对这一点了然于心的，是五百助那位贤慧的母亲——秋乃刀白。

“他就是那么个男人，就把他当作你的长子好了……”

订婚之后，秋乃对驹子这样说道。这确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嘱咐。意思是说，将来结婚生子，也要把丈夫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孩子，而予以细心照顾。换言之，无非是说五百助这个人是不可能指望将他作为男子汉或丈夫来敬爱的，而莫不如将女性特有的两种爱情之中的母爱用在他身上——如今，驹子时常感到婆婆之托的真正用意恐怕便是在这里。可谓知子莫如母。

但那个时候，她还是黄花处女，以为这不过是一位母亲的谦虚罢了。同时也是因为她正给五百助迷得魂不守舍。见到他那大得漫无边际、一堵高墙般的躯体，驹子就感到一股

① “茫茫忧愁复”
士吉田松荫于安政元。

长州藩
时所作。

无可言喻的冲动。

“哎——，他那个人简直弄不清是什么类型。现实中也好小说里也好，都很难找到那种性格！有的地方活象头牛，可又决不光是牛。勉强打个比方吧，就象大海似的，让人感到海的广阔无边和深不可测。就是说，他是个大大的未知数。所以，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十足是一种冒险……”

结婚以前，驹子曾这样向同学提起。当时她确实踌躇满志，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气。她原本是个自视甚高的姑娘，哪一个男子她都不放在眼里，毫无惋惜地将一个个高材生和美丽男子拒之于千里之外。不料却被五百助这样的汉子征服得五体投地，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或许这就是所谓物极必反，终归落得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下场。

婆婆秋乃在世那阵子，五百助尚有些许可取之处。想必那位聪明的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免使儿子露出马脚来。但在战争中秋乃去世以后，驹子往日对丈夫的种种梦幻便连连破灭。大海无影无踪，牛也全然不见，而彻底现出了他百无一能的真实嘴脸。战争后期，五百助曾被抓到形同劳工的部队一次。而此前的艰苦生活中，他一直作为行尸走肉般的丈夫，任凭驹子左右摆布。

驹子这种女性，争强逞胜之心并不次于男子，因此从未牢骚满口。

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她总是如此说服自己，力图领略那种英雄般的心境。她是自觉自愿同他结为夫妇的，无以怨天尤人。纵然在发觉丈夫是绝无仅有的无能之辈的现在，她也没有动过离婚之念。既然已经凑在一起，那就凑

合过下去好了！这点同那种应运而生的“女权夫人”大相径庭。

然而，凡已所为绝无反悔这点，即使在宫本武藏身上，也不过是一种信念而已。人这东西，尤其是女人，心里无不有一大片莫名其妙的暗影，而且弄不清这暗影中有何物在悄然作祟。

——简直倒透了霉！

驹子虽不谥于言表，心里却不免暗暗叫苦。若不是咎由自取，倒还可以聊以自慰。总之，这种憋在内心深处的痛苦呻吟，远不如发几句口头牢骚那样顷刻间便可烟消云散。

女人的一生就这样被白白断送了。这恐怕是天下所有为妻之人或多或少怀有的一种懊悔。纵是一切称心如意的妻子，也不可能完全得以幸免。因此，无论驹子在暗中做何想法，我们都没有理由对她口诛笔伐。只是，那懊悔与怨恨的本质之中，含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因素——或许可以称之为女人特有的执着精神。

倘若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永远潜藏不露，自然少了是是非非；然而伤脑筋的是，它就象一层薄纸下面的字迹，不时显露原形。这些日子，驹子在梦乡中不停地咬牙切齿，深更半夜里发出“格格”怪响。白天便黯然长叹，双目发出异常明亮的光，两颊肌肉时而掠过一阵痉挛。

不平则鸣。于是不觉之间，对五百助粗声大气起来。而对方全然无动于衷，惹得她愈加怒不可遏。一向谈吐文雅的她，近来也象没有捞到小费的女招待那样，开口闭口，俗不可耐。

这并非她存心作对，而是无意所为。当然，她意识到的牢骚也绝不在少数。忍辱负重，岂有心平气和之理！五百助从新闻社拿到手的钱，基本工资一万二千元，加上奖金，虽说近乎两万，但去掉所得税、社会交际费、工会费，再还一些旧债，剩下来的一般也就顶多一万了。而这一万元倘若如数交到驹子手里，还可以解一时之急；可这五百助依旧是那套大少爷时代养成的恶习，以为工资这玩艺儿不过是银座一个晚上的开销而已。再没有比五百助这个人更不懂金钱可贵的了。他本身不以金钱为意，便以为驹子也同样如此。有的月份甚至分文也不交出来。驹子诉苦也罢，怒吼也罢，他一律置若罔闻。这么着，身为一家主妇，便不得不筹划长远之计。

即便五百助不是这等模样，秋乃婆婆死后接踵而来的不幸已足够驹子受的了。战争灾难、大规模疏散，以及财产税的交纳，南村家彻底没落前的财务清理，没有一样不压在驹子一个人身上。于是年轻轻地便尝到了世事的艰辛，而成了一个刚愎自用的女人。

此类女人订起长远规划来，难免要大动干戈。什么加入保险公司呀，积攒压箱底钱呀，这种无关痛痒的作法她是不屑一顾的。她不是以丈夫为对手，而要直接同上帝、同命运决一雌雄，她要单枪匹马，孤独自甘，莫可等闲视之！

她靠英语、手工和缝纫机每月收入万元以上，只不过是她迈出的第一步。五百助的工资，尽管指望不得，但也要最大限度地榨取下来。往日象母夜叉似地喋喋不休，还只能是一般性盘问；如今已开始研究新宪法，此后才正是长驱直

进、试手补天之时。她渐渐悟得，女性的母爱倾注到丈夫身上，也该适可而止才是。一句话，她早已今非昔比了。

说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年结婚一事本身，就是一大失策。战争期间，心惊肉跳，坐卧不安，整个人象被脱胎换骨了一般。除战争未亡人以外，人们还应认识到战争夫人的存在。二者同是战争造成的寡妇。只不过不同的是，前者是在肉体上失去了丈夫，后者是在精神上失去了丈夫。总的说来，战争夫人对日本男性统统失去了兴趣；就目前说来，她们首先是不理自己的丈夫，无视自己的丈夫。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生活，用自己的头脑思索，用自己的双手谋食，用自己的意志造爱——凡事我行我素，丝毫不仰丈夫鼻息。这就是她们的理想所在。

争取自身自由！

这是她们通过战争获得的觉悟。然而她们不对任何人感恩戴德。战争中，她们身穿劳动服列队行进，手提水桶四处奔跑，身背帆布囊在火车里你拥我挤，最后竟至大掏厕所……如此等等，她们都认为理所当然，并且远远不满足这一点自由。现在，她们已开始自食其力。这种觉醒非同小可。日本妇女的自食其力，实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绝大课题。

——至少我有一半是自食其力！

驹子果真达到了这一地步。不能说她骨子里没有这种自负之感和卖乖念头。无产阶级的女儿倒不至于如此，而在豪门大户长大的千金，一旦发现（更何况是最近发现的）自身竟有如此一发而不可遏止的生活能力，难免要沾沾自喜一番。

她最为看不顺眼的，是五百助近来愈发不可收拾的懒

病。虽说是在通讯社工作，但中午才去上班也未免说不过去。更主要的，是她的自由时间因而大大减少。而若听之任之，直到下午他也稳如泰山。光是懒病倒也罢了，而且还有点形迹可疑。

“给，袜子！这个，衬衫……”

驹子有意这样一一数落着，把衣袜朝五百助身上甩去。动作是有些粗暴，但他不同一般丈夫，若不如此对待，恐怕很难做出反应。

这位丈夫看来习已为常了。但见他眼皮不抬，一声不响，乖乖穿上袜子，系上衬衫钮扣。那动作比电影中的慢镜头还要缓慢。不过今天也好象特别花费时间。

“那衬衫，商店里没有卖的了，别净往上面弄污点！”

大概是最近喝酒弄脏的，胸口那里有几处黄色污痕，这当然逃不过驹子的眼睛。

背心、内裤这类东西，也不是一般人用的寻常之物。战前有一家特体服装商店可以买到，现在已经碰不到了。都是驹子用一些布头巧妙拼凑起来的。光是这上面就花了她不少心机。这种男人要是跟其他女人一起生活，说不定会落到何等狼狽下场——这种既非怜悯又非自傲的感情，或许就是把她和五百助维系在一起的纽带。

“给，月票、钱包，不多不少三百元整！”

这个毕竟不便乱扔，而用手递过。五百助机械地放入内侧衣袋，仍然无意起身。

驹子知道，给了他这么多刺激，不出五分钟总会有所反